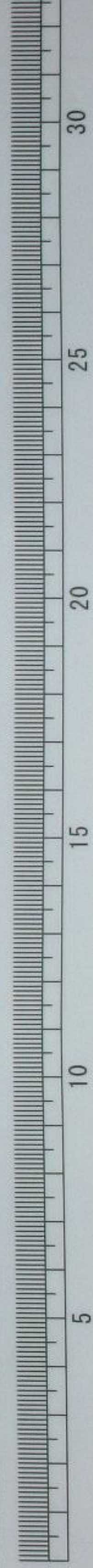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十三
論語 衛靈公

13
863
13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三

殷其祥哲維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陸觀成駿聲全校

盛欽軾又瞻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衛靈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雖窮于遇而道終不為遇所窮也暗藏學字二字作骨子前一節見聖人去就之義後二節見聖處困之道惟不難于決去故亦不難于處困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參序衛靈公問兵陳之事于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幼習禮如

宗廟中有俎豆其陳設進退之事則掌聞其說矣至于軍旅行伍之事則未嘗學也豈敢以未學者妄對乎蓋靈公問非所問其不足有為可知矣故孔子不對而明白遂行所謂可以速則速也

析講蔡氏曰靈公太病全在禮節去處故答以俎豆分明救時致諷倘公能悟俎豆之語安有後來父子相爭之禍耶○俎豆之事事字包得廣指禮文與祭祀之事以該禮樂之事非專為祭祀言也○俎豆則嘗聞軍旅則未學者抑其不當問啓其所當問也○此是聖人以禮教杜兵戰之萌而復當時知有吾道○蒙引夫子却萊兵墮三都且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真未學特以拒靈公之問耳○按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參序去衛適陳絕糧七日從者飢病莫能興起

析講從者弟子也○楊史記世家哀公四年楚使人聘孔子東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于野絕糧七日孔子講誦絃歌不衰有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並召子路子貢顏回問答之言惟顏回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之言孔子深取之○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

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參大全子路慍怒之意見于顏色問曰君子抱道嗟乎天祐人助乃亦有窮乎子曰禍福得喪有不在我者君子固是有窮時但能固守其窮不若小人窮則濫耳則亦相與安之可矣
析講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慍非為絕糧為道窮窮者厄而未通非貧窮也○此聖人以君子明處困之

道而使弟子亦自見有吾道○亦有窮乎未免有怨尤之意也守其窮意補在固窮下以起小人句亦可但不可作固字正解耳

賜也章全旨

此章正是示子貢以心學使之知所本也重一貫說貫指理之會通說一貫貫个甚的正是多學但須認取本原則多學方為有用耳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

聲下同

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參蒙引子貢從事于多識者也夫子一日呼而問之曰賜也女以予于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者為多聞多見以學而將所聞所見又都記識于心而不忘者歟析講玩女以予為口吻明示予不出此下是夫子當下指醒處○註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即下文一字此處且勿露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參蒙引子貢對曰以夫子于天下之理無一之不知知者非多學而識者不能是多學而識者也雖然事物無窮安能一學而識之想夫子非多學而識歟還未知是會于心也析講大全胡氏曰集註于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亦字是從曾子說來○陳氏曰于能疑見其將有得○然字是方信非與是忽疑重在非與上○蔡氏曰率然之間以多識合于已之所得力故以為然旋疑夫子豈專用心于外其得力不在是故曰非與能疑是他將悟處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夫之載無聲無臭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與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參蒙引子曰：「非多學而識者也。」天下萬理同出一原，我只是一個道理，以該貫他，自然觸處皆通，而無一事一物之不知也。何至多學而識耶？今而後賜其所本矣。

析講大全朱子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以使子貢知夫學者雖不可不多學，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又曰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貫萬事，予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該萬理。」○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何也？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由學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字對多字，說貫字對學字，識字說多學而識，是由外益內工夫，一以貫則由內達外，是推本工夫。○不博識則無物可貫，孔子無一事不理會，如問禮問官之類，可見只是于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蔡氏曰：「天下無一人無一貫的道理，何也？心之虛靈知覺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所同也。聖人一貫不過能全此良知，物至即照，隨其千條萬緒，隨取而隨得，有一以貫其所不似多識者，記得一件纔曉得一件也。子貢徒博考子則有約以御博要之能，由格物而至知至，則多學亦可，以造于一貫矣。」○集註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單言行，知在其中矣。

由知章全旨 知德者鮮矣。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十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愾見發也。

參大全夫子呼子路曰：「由義理有得于己之謂德，若能有此德，真知其則中有定見一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可亂其所守，然求其人蓋亦鮮矣。」由其知勉進于德哉。

析講知非聞見之知蓋體之深而見之真也知德則足于中而無益于外自無入不自得矣夫子言此正所以釋子路惛見之惑○不日知道而日知德何也知在行先日知道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日知德則此道寔為我有而知之也深子路未能寔有是德于已所以纔絕糧便惛見

無為章全旨

無為也

舜之無為全在盛德感通工夫何為哉只就上句喚起下文恭己句惟敬德之容為可見益以見其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入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參存疑子曰自古帝王致治者多矣然皆未免于有為也若夫德盛遇隆無所作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蓋德盛而民自化既不待其有為又紹堯之後得人任職尤不見其有為

之迹過想其時夫果何作為哉但見其敬德之容形于外恭己正南面之位而已矣外此舜亦何所為而人亦何所見哉夫所見者惟恭己之象不益以見舜之無為耶

析講此章贊美帝舜之治註紹堯二意當在其舜句內夫何為哉句承上起下不必寔括恭己以敬之見于外者言故曰敬德之容正南面者猶云御君位也而已矣者言惟恭己之容可仰而觀外此則無所為也不可以此句作無為之寔是即此益以見其無為意蔡氏說甚妙○大全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云云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云云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蔡氏曰恭己南面乃不為之為也而益以顯其無為與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功業文章而已語氣相似有不勝仰慕之意○或問舜之為治朝觀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夫子以為無為而治何耶朱子曰即書考之舜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

子張章全旨

此章見利行之道在誠忠信篤敬皆誠也終前倚衡方是真能忠信篤敬非別一層也首節行不行

是論其理次節夫然後行是指出下手工夫見必如此然後可行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蒙引子張問如何處處都行得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
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蒼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衆序子曰言行為身世之樞機誠言為忠信而有寔行焉篤敬而有常斯則言行皆誠矣將見惟誠可以動物雖蠻貊之邦可以行而無碍矣况其近者乎若言不忠信而務為虛誕行不篤敬而惟事炫飾斯則言行皆不誠矣將見動招尤悔雖州里之近不能行矣况其遠者哉則行之為道惟求之忠信篤敬而已

析講忠信篤敬只論可行之道在于誠未有工夫下節方着工夫也○大全朱子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的意思戒敬恐懼惟恐失之是敬的意思篤自篤敬自敬饒氏曰忠信都訓寔忠是出于心者信是見于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于事却不如此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興則見其倚於衡也夫

然後行

參七南反
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輒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參大全然忠信篤敬何如必也有誠之至時時檢束吾心覺寔有這個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如一立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于吾之前也一在興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着于吾之衡也念茲在茲無少間斷如此夫然後言皆忠信

行皆篤敬吾心此理也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通乎人心毋論遠近而行矣

析講王觀濤曰立與在與只是舉兩件做例見得無時無處無離這個誠敬○心常惺則不欺不欺便見此忠信心常惺則不肆不肆便見此篤敬見是心見非見也○二則字有心即在于是意非真有所見只是此理不忘于心到處相隨之意是未言未行之先如此也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念念不忘四字上惟念念不忘于心而後常如有見于月○夫然後行難詞也言必如此然後行不如此則不行行字俱是行得通達意不是行

予張書於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直哉章全旨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參漢說子曰直哉剛正不阿其史魚之為人乎當夫邦有道之時盡言論諫無所隱諱其直固如矢不以君無大過而容悅苟安也雖至邦無道之時亦盡言極諫不少屈抑其直亦如矢不以禍患為慮而遂變節徇人也無
論治亂必欲伸一己之志節直何如哉
析講直專以諫言講有道無道切衛時事只作有事變無事變意○太全蔡氏曰夫子稱史魚難在邦無道如矢下節亦重在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估名者或伸節于治朝而未

必無懼禍之念惟無道之直亦如無道所以為難好進者顧
托于明時而未必有恬退之念惟無道則藏而不
所以為難蔡說極有見○按靈公時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
不肖而任事魚病且死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伯玉退彌
子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公往弔怪而問焉子
以告公失容曰寡人之過也乃進伯玉而退彌子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
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
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
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參漢說若乃制行合宜有君子之德哉其蘧伯玉乎當夫邦
有道也則居位行志而見用于世焉及乎邦無道也則從容
引去可以卷而懷藏之隨治亂為出
處合乎行藏之宜非成德其孰能之

析講卷而懷之之字不作道德說只作斂身而退一可字見
當隱即隱無所係吝意蒙引可猶能也○左傳哀公十四年
成孫文子林父甯惠子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子
圓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
文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
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弗孥于戚而入見伯玉曰君之暴
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
敢好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喬子伯子
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
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
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伯玉伯玉
曰環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
殺子叔衛侯孫林父以戚
如晉甲午衛侯衍復于衛

可與章全旨

此夫子示人以語默之宜歸重知人之智上四
句見不智之失下二句見智之不失主施教說亦
可○劉上玉云與言當損為學今人每講
作言事猶未是學可包事事不可包學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參邢疏子曰言貴因人而施如人或虛已而能受或聞言而能悟是可與言者也而不與之言是以可言之人而忽之以不足言之列非失人乎如人或拒諫而不納或語之而不達是不可與言者也而乃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而施之無用之地非失言乎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以言也是不智也惟智者識見精明權度素定知其可與言則與之言而不至失人知其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而不至失言語默各中其節此其所以可法也以言教人先求為知者可耳

析講知不在語默上在知人上知人之可與言而言不可與言而不言總一知人之明不必定分兩等人只在下言之間語默自有妙用○不失人亦不失言不必分開須看亦字

志士章全旨

此夫子示人當全其心德意志士有志于仁仁人與仁為一其存心總是以仁為主豈以生死動心

而虧此仁自然無求生以害有殺身以成仁一句一正一反正以決其必然意非限定不生而死也與出死善道等須看註中理當死三字若理不當死不貴徒死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皆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合參子曰人所欲者生也而所欲有甚于生者仁也人當生死之際其幾其仁而不顧者則以志不立而仁未全也惟志士仁人其心存于仁而利害不能奪是見得當死而死于理為是于心始安決無苟且求生以害吾仁但有寧殺其身以成吾仁而已彼偷生害仁者視志士仁人亦可知所愧矣析講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如豫讓張巡一流人是也成德之人從容就死如文天祥一流人是也○仁

者人心之天理心安處便是仁註意極分明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耳仁以人之本心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个是則一而已

子貢章全旨

此章見為仁必貴有所資賜問為仁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故夫子以為仁之資告之○說為仁之資不是教他專去資入只是要他取人求到純粹田地不重大夫士上重在事友真心上子貢悅不若已則所事者未必皆賢所友者未必皆仁故告以事賢友仁註中嚴憚切磋意極重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

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參大全子貢問為仁之方子曰子見百工乎若欲善其所為之事必先利其所用之器蓋資其利也况為仁可無先資乎君子居是邦也上有大夫必更師事其賢者下有士必更交友其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事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而其所以求仁者力矣為仁之方莫要于此

析講工欲二句引起下文欲字必先字相呼應○汪氏曰工欲二句亦不虛必先辦了為仁的真心然後仁賢為我益朱子曰欲為仁而先親賢仁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大夫曰賢仁已見于行事者也士曰仁仁方見于修身者也兼立心制行言○王觀濤曰嚴憚者欽其德望切磋者驗其良規也欽其望則逆志潛消驗其規則非心傾格皆所以夫物欲而還天理故有資于仁

顏淵章全旨

此章前四項是為邦之大法乃萬世不易之經末四句是為邦之大戒蓋推本于君心而去其所以為害也○此是示顏子以王道之大特舉其所當法當戒者

以例其餘耳非謂四代之可遵者僅此四事而害治者僅此兩端也行夏時王道以正朔為先務也禮工熙載統之乎時矣乘殷輅器尚其質也推之而服食器用可知矣服周冕祭尚其文也推之而文章物來可知矣樂則韶舞移風易俗莫大乎樂也法韶之樂則必法韶之治可知矣然鄭聲遠佞人推之而凡聲色貨利可知矣治天下之道不已備于此乎大全程氏曰一代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于四代中舉這一個法式乃通萬世不易之法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序顏淵志在用世因問為邦之道

析講為邦治天下也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以至所立卓爾三日月不違是王道本領都有了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

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首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

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泰大全子曰為治不外法古以酌其中而已治天下莫大于正時三代正朔不同而求其時正令善者則惟夏之建寅為最蓋陽氣雖始于黃鍾而其月為建子陽氣微潛十地中而未至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于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則四時五行之序皆得其中止故

治曆明時者其必行夏之時焉

析講夏時兼時正令善四時以春為首是時正春陽司令氣始和物始生是令善令即節令之令俱以時言非以政事言也敬授人時帝主敬天勤民之首務○饒氏曰行夏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兼時與令言之以堯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紹開編云古人每月省

政令如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可見一說與前稍異然亦可從○蒙引十柄于夜初宵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位一日一夜十柄一周十二辰位但以初昏所指為的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後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泰序治天下莫大于制度大車之制其來久矣其略者或等威不辨其詳者又過後而易改惟殷輅以木為之不加飾金玉朴素渾堅而其制與臣庶之車異則等威已辨殷尚質輅尤其質而得中者故所乘之輅必取乎殷焉析諸大全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貴飾之則不稱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繁矣華飾之則易壞且一器而聚焉其為費也廣矣又增費之則傷財雲峰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十質

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麟士曰郊特牲疏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寶器故止一就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合參至于君有冕以承祭祀雖始於黃帝其時文未著也惟周之冕其制詳其儀備華不為靡費不及奢周尚文此尤其文而得中者故所服之冕必取乎周焉析諸鄭玄註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十二旒鸞冕九旒毳冕七旒緇冕五旒玄冕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一上公衮冕九旒三采旒五侯伯鸞冕旒七子男毳冕旒五皆纁旒三采孤卿以下纁旒二采旒五二玉各依命數士以弁庶人以冠謂之冕者冕倮也以其後高前下有倮俯之形故

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于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古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祭群小祀則旻冕大服同是者首飾尊也○陳潛室云禮有以文為貴者冕也有以質為貴者車也雲峯胡氏曰周尚文亦有過于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衆序帝王之興必有樂以象功德而盡美盡善莫過于韶故于樂則必用韶不但取其音兼取其舞焉析講大全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問辨錄云韶所以象舜之成功也而吾少用之則何象焉今必思夫致治何以如舜而後思夫作樂何以如韶乃為得耳若徒用韶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何有于我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聲遠去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主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具矣泰序然有百主之大法又有萬世之大戒必也于鄭聲則放而絕之弗使接于耳于佞人則遠而去之勿使近于前是何也鄭聲能亂雅樂而淫蕩人之心志佞人能變亂是非而危殆人之邦家也有所戒以保其法而為邦之道盡矣析講大全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獨欲放鄭聲何也朱子曰鄭聲之淫甚于衛夫子蓋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于剛惡剛惡樂黜暴中材之主猶知畏而遠之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受其禍雖聰明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

人之尤者言也

人無章全旨

此夫子示人以弭憂之道遠慮非取遠者而慮之也以其經畫可使萬里之外百年之久保安無事故謂之曰遠慮慮不在事勢上慮在理上慮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蔡存疑子曰凡人作一事必再三思慮籌度此事做去如何有患害如何方無患害有患害則不為之無患害則為之如此則思慮詳審事皆停當可無後患若只顧目前之安不思後患如何而苟且為之則計事必不審防患必不密患害之至只旦夕間耳又豈待之遲久哉此慮事之所以貴遠也析講太全馮氏曰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正遠慮以弭近憂之謂也○註千里之外几席之下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

已矣章全旨

上論吾未見猶與見之也此加已矣乎三字嘆其絕望之詞微人之意愈切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

已矣乎嘆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合於子曰誠于好德者之難也吾向猶與見其人今已矣其絕望已乎吾未見人好德之誠有如好色者也世道之衰而人心之偷也不亦深可慨哉析講朱氏曰德以有德之人言

臧文章全旨

此夫子以竊位二字誅文仲蔽賢之心首句虛下正見其竊位竊人之財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形己之短人君從而奪之文仲明知惠賢而不與立非竊位而何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

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
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泰大全子曰臧文仲人皆稱之為賢大夫也自我觀之其偷竊取位而居之者與蓋君子居位不但自己求稱其職又當與天下之賢才共之乃文仲明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于君與已並立公朝使之屈抑于下位夫不知其賢猶可諉也知其賢而故蔽之是其心蓋欲陰據職位以為己之私貨而不復以我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非竊位而何

析講大全蔡氏曰凡不當得而有之者曰竊文仲位為大夫薦賢乃其本分今知賢而不與立連他的位也是不當居的此深譏其蔽賢非力証其竊位也此解昭註中不稱其位意前說昭註中如盜得而陰據意俱可從○又按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大夫何為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以下惠之賢終是抑他不得為大夫是後來也

躬自章全旨

此章見持身善世之學持身即以善世故以遠怨厚內則字緊頂上說不重人不怨上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也合泰子曰人情處人己之間責已常輕而責人常重此怨所由生也誠于躬之所當自盡者責已又責不敢自恕以極其厚而其責于人驟從薄焉不敢過于求備則已益修而人易從人之怨之者自此遠矣

析講自厚薄責須于己之交處說言凡己之待人者要做得到盡處如謀欲其忠交欲其信無一毫自恕之心而于人之應我者全不責備如愛人不親則反其仁而不責人之不親禮人不答則反其敬而不責人之不敬是也自厚則無可怨薄責則不致遠陳氏曰此即成湯簡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不曰章全旨

此示人慎詳于處事也如之何如之何連着勿分方見熟思審處意曰字是心口商量語此就處事說末如之何與上不同作奈之何看言不能為之計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不如此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泰存疑子曰天下之事皆成于慎而敗于忽故凡做一事
初間思量曰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曰當如何做則人言可
入為謀必臧矣苟臨事率意妄行不曰如之何何如之
何者其事必敗雖吾不能救之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析講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
熟而處之審也末如何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太學
傳曰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此意

羣居章全旨

此夫子言燕朋之害羣居而且終日二項並重正
好相與講學為仁乃言行都不在天理上則無益
有損將不知其所終矣難矣哉危其詞以警之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
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參大全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如此乃克有進若羣
居終日譏然難處此之所謂彼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去而
又同邪相濟只好行小小慧智如此則放辟
之心滋而傾險之機熟難乎其為人矣哉

析講羣居非一人終日非一時不及義是不說到道理上去
小慧凡一切挾數任術機械變詐皆是難矣哉兼入德免害
言○註入德就奸路說患害就不奸路
說好處便無不好事便有是此意也

君子章全旨

此夫子美君子以立處事之準也君子以養成者
言四句俱指處事上說義以為質是指初頭未行
也行之出之成之三字皆指其事也若將三之字作義言
則是用圈外註矣一事間先有个義而禮孫信三者隨之總
是一時俱有的非禮行了方孫出禮行孫出
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猶言總歸于誠耳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

之君子哉

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參存疑子曰人之處事難于盡善君子把義來稱度事物如見得此事合義當做則事由此立如牆屋之有基址繪畫之有粉地而以為質焉事畢當行又不可直遂必有禮以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而行之然禮行而無謙卑遜順的意思則雖致飾于節文度數之間未免有勉強之勢而無從容適中之妙矣所以又責孫以出之凡此者又非有一毫之偽也自始至終一寔心寔理之貫徹而信以成之焉得制事之原而又兼衆善之美以此處天下之事真無往不宜矣此非成德者不能也君子哉

析講朱子曰義以為質是應事接物之際先決其當否耳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信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草甲之分須當讓他人讓之之時詞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者

是始終誠意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語類義為本下三者為用○朱子以剛決言義絕妙不然如世圓融之解禮行孫出便不必說○真註孫字不徒是容貌詞氣讓入要在任事上說任而能讓方是孫假若這下事稍擔當得起便率爾直任無從容氣象便不是孫如子路言志未免不孫但彼在言語上此在事上稍不同○行是統體說自始至終皆行也即是逐節發出○不且以義以禮以孫以信而曰義以禮以孫以信以者蓋義禮孫信皆于平日而事到面前便能兼衆美以應之不待安排勉強也○義即心之裁制禮即中孫即和信即寔俱從心中來下事而衆善咸集是其德性純粹涵養精密乃到此非君子而何

病無章全旨

此章明君子為己之學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合參子曰君子學以為己故道不明德不立是己之無能也君子深以為病焉若己有能而人不己知初無損于我君子不以為病也其為己之心如此

析講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鍾氏曰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夫子云我無能焉亦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此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則以君子二字是說君子之心如此與不患起語作警戒之詞者有別○病猶患也下章疾字亦然

疾沒章全旨

此聖人勉人及時進修之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疾是預疾重在無寔上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寔可知矣參太金子曰君子不求名于人然名者所以命其實也若至于沒世而名不見稱于人則無為善之寔可知故君子亦預深以為疾而及時進德焉修己者當知所勉矣析講君子疾之非疾其無名正疾其無寔○沒世猶云至死耳人至沒世而論始定此而不稱寧不可疾思及于沒世無稱那得不預為策勵此正君子所以疾之之心饒氏曰言沒世者生前或可于名沒後今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寔者必不

見稱于人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

求諸章全旨

此辨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所以覺人之反求而傲人之驕驕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寔相足亦記言者之意合參子曰君子小人品不同用心亦異君子心乎為己無適而非求諸己道有未能以之自責行有不得以之自反何嘗有尤人之念乎小人心乎為人無適而非求諸人各之不成歸咎于人行之不達責望于人何嘗有反己之心乎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益如此析講存疑不專指為學接人持己皆然○蔡氏曰求字甚有力與為字不同如所求乎子所求乎臣即是此求字孟子反求之說指求己中一節耳○觀註中無不二字可見求己求

入一切事皆然也

矜而章全旨

此言君子持已處衆之道上句持已而不失人也下句處人而不失已也直解云其矜也以理自律而非以氣凌人故不失于爭其羣也以道相與而非以情相徇故不失于黨最明切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垂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參太全子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于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于黨君子非不嚴以持已也然敦正其在我初不以已形人角是競非而失其和蓋矜而不爭非不和以處衆也然所持終不失其正初非苟且徇物不合于公蓋羣而不黨此君子于己之間所以交善也

析講龜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自把捉的意思故書曰不矜不伐○不爭不黨正君子善用其矜羣處要兩而不爭不黨便不黨套語不爭者止求合于理而無心立異也不黨者于理

之是是非非處毫不肯雷同徇人也○朱子曰矜易至爭君

子却矜而不爭要如此體貼方與周出和同相似易混者不同蒙引云此當與惠而不費威而不猛等例看妙終

不以章全旨

此言君子用人聽言之道舉人不以言則所舉必得人廢人不廢言則嘉言罔攸伏上句重在用人下句重在聽言兩不以字正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參太全子曰君子者操用人取言之權者也當其用人則以核寔爲主不以其言之善而遽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當其聽言則以廣取爲主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其心至公而無蔽如此析講玩語義兩言皆好一邊兩人皆不好一邊說○人與言皆善君子則皆用之人與言皆不善君子則皆棄之言亦亦有此二意堯舜庸違是徵適言必察

此不以言舉不以人廢之謂也

子貢章全旨

此見行已之有要一言之問子貢全有反約之機故夫子以恕之一言醒之欲其從心上體助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令參子貢問曰學莫貴乎知要今有一言之約而可以終身體而行之而必不可易者乎子曰欲求終身可行之理其恕之一言乎所謂恕者如何益終身之相與酢醢者人也而人己之同然者心也恕則以己度人凡己心所不欲即知人不與已勿以此施之于人斯則人己無間身
世咸宜之理也以此行之雖終身焉可矣
析講蒙引一言一字也恕正是「字已」所不欲一句不但解怨字之義正解恕字所以終身可行也○劉上玉曰中庸不欲勿施當緊貼違道不遠講爾問仁不欲勿施當緊貼為仁講此不欲勿施當緊貼行恕一言講雖八字仍講如一字方妙○韓求仲曰終身行之謂行此一言也不就行世講求利

皇曰行之之字即指一言子貢是求字約非求利行一言最是細玩利行意即包在行一言內蓋非必不可易之理自然行之有得如何可終身體行必如行恕而不欲勿施則克去人己私心推之遠近上下何處行不得何時行得盡自然終身可行矣詳中推已三句猶云凡事推已及物則其施用不窮故可終身體而行之也以恕字勿施字貼行之當指終身用工說○蔡氏曰子貢從事博施一言終身之問明是反約意象夫子只就他本身指點人莫近于己身莫約于己身之反求以吾心如人心中身可以通天下守約博施真可終身行之不盡陳氏曰不欲勿施只就一邊說凡已所欲者亦須要施于人方可

吾之章全旨

此夫子以直道維世之意當時以愛憎為毀譽而足非之直道不明故發此首節明已公是非于天正次節明天下原有是非之公心總見直道在人行毀譽而不可得以直字作骨下節蓋推原上節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

所試矣

聲 舉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參序子曰天下本有是非而人多徇其好惡吾之凡于人也有一惡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稱之損其真則為毀吾于誰而有毀乎有善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揚之過其寔則為譽吾于誰而有譽乎即如有所譽者其必或于其天資或于其志向有所試焉而知其將來之能然則有譽而非與矣譽且無之而況于毀乎

析講人有一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一毀譽亦是稱獎得過當也當其寔日是非過其寔日毀譽不日無毀譽而日誰毀誰譽兩個誰字正昭着下斯民也看言吾之于人也曾于誰而毀之譽之乎如有一句即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試者驗其將來一謂以當下言之似為譽以將來言之則不為譽矣此二句見得畢

竟無譽意本朱子虛齋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泰存疑然吾之于人所以無毀譽者蓋以人心原有直道無古今之異今斯民也即三代夏商周之君所以賞善罰惡直道而治之民也三代之于民者善善惡惡皆以直道初不枉其是非之寔今我正欲行古之道亦安得枉其是非之寔以妄生毀譽也哉

析講民字對上人字三代對上吾字直道而行對無毀無譽字三代之于民直道而行三代之無毀無譽也吾之于人無毀無譽吾之直道而行也昧帶理如此○大全陳氏曰此句繳上截誰毀誰譽之意○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

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蔡氏曰夫子固是無毀譽斯人亦不容有毀譽非謂不敢毀譽全在此也所以說此者以微世之為毀譽者耳○所以字直道字俱要玩直一也在民心是非自然處曰直心在三主賞罰順其是非自然處曰直道曰所以者正謂民心一點自然處不可欺也斯民是指今日之民即指三代之民語氣猶云我所以無毀譽者正以斯民也即三代所以直道而治過的民也三代以是直道行之于民故我亦欲以直道行之于民也○直道而行是說三代之人君于民皆以直道而行若說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則解吾之于人誰毀誰譽久切註中善其善兩其字分明指民依常說則其字為指誰須知三代之時時字內即有君字善其善兩其字寔頂蓋以此民民字斷非曰民又善他人之善惡他人之惡也意本說約

吾猶章全旨

此傷人心之益偷也全在吾猶及三字看出宋開文朝猶有信史馬借人野猶有淳風此皆人心近古處今即此一事而人心之不正已如此故夫子追嘆之所舉一二事以為例今亡已與吾猶及緊相呼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亡矣夫

扶夫音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參太全子曰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吾生去古雖遠然向也猶及見夫作史者之闕其文考計未真見聞未確則闕而不錄未嘗挾己見以自是有馬者借人乘之人已相通未嘗挾己有以自私有誠厚之意焉而今則亡矣夫時之益偷何如哉析講借人蓋有子路車馬與共之意兩事皆風俗之厚也史闕文則後世不至以訛傳訛而在其是非之公故亦為厚道

巧言章全旨

此見正德立功者不可無幾幾之學問兩馴字俱從自心而生聽巧言而來其所守者心中不明理不知言也故理明則無亂德不堅忍者氣歉也不容忍者氣盈也故養氣則無亂謀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合衆子曰理出于正而守之于已者德也是非有定理彼巧
言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其言亦似近理聽之則真是真
非無以辨而心志爲之蠱惑能使人失其所守之正理豈不
亂德乎有所爲而圖之于已者謀也謀大事者能忍乃克有
濟若自己小有不忍或牽于私而當幾不能果斷或激于忿
而臨事失于輕決則所圖之事必無濟矣豈不亂
大謀乎此可見巧言當遠而小不忍所當制也
析講大全或問婦人匹夫強弱不同同爲不忍何也朱子曰
忍者禁而不發之義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
忍其忿也饒氏曰大謀主于斷而輕決則又失之○當幾不
能果斷臨事不能
含容皆小不忍也

衆惡章全旨

此見好惡不徇衆而定取舍之極
二之字指人言察正察其人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衆大全子曰惟仁者能得好惡之正不可概之衆人也故有
入于此而衆皆惡之吾必加察焉蓋有迹似不善而其情可
取爲衆所易忽亦未可知吾敢以衆惡而遂必其人之惡乎
有人于此而衆皆好之吾必加察焉蓋有迹似公而其心未
誠爲衆所易惑亦未可知吾敢以衆好而遂必其人之善乎
察乎衆而不徇乎衆庶好惡得其正而可以無失人矣
析講察者詳審之謂恐其蔽于私耳既曰衆人未必就是仁
人或因其特立而衆惡之或因其同流而衆好之俱未可知
故須用察非察衆人之言謂即衆所好惡之人核行微心而
得其可好可惡之寔也好惡果公則隨衆而好惡之好惡或
私則違衆不顧矣察字中有此二意饒氏曰亦必我心無私
方能察不然則衆好惡之當者我反以爲非矣○大全張氏
曰衆人之所惑而君子必加察如孟子之于仲子匡章是也

人能章全旨

此夫子專以弘道責人也重上句下一句反足上
意雙峰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

體上說則道本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入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合參子曰道者立人之理而人者載道之器道與人不相離者也然道之分量本大而藏于心則至微惟人加致知力行之功使此道體立于吾身用昭于天下由修齊治平而極之參贊位育則有以滿道之分量矣能弘此道者非人而誰若夫道備于吾心而其體無為倘人不用力而欲聽道之自然體立用行以致人于高明光大之域決無此理也道豈能弘人乎是故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也析講弘道者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本來之分量耳如知得盡行得到便是弘非道弘人解作非道自弘悞也弘人註明言大其人大其人者如為聖為賢之類○人字兼聖凡言弘字兼安勉言○黃四如曰性分之所固有者一

盡收拾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使充出去方是弘蔡氏曰如文主仁敬孝慈信是文王能盡其道故曰人能弘道下句覆說以決之全是責人弘道之意○存養註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為解非字

過而章全旨

此章勉人急于改過非謂能改遂不妨于過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參太全子曰人孰無過過而片改則復于無過之地若遂非文過憚于悛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是真謂之過矣可不戒哉

吾嘗章全旨

此章為徒思而不學者發是教人思不可廢學非教人廢思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參通義子曰吾以天下之理不思則不得固嘗終日不暇食終夜不暇寢以思索夫理可謂思之至矣然懸空思索不免危殆而無可憑據究之無益于已不如好古敏求即事求理以盡致知力行之功為有寔得也
學其可以已哉徒思者可以返矣

析講終日終夜是久不食不寢是事不如學也學內原有思非專習其事之謂即事求理乃是內外合一之功不勝于徒思者萬倍乎○思者只據他心中思索要得此理學則有古人成法為之持循因事以求合于理學即兼思若云思可盡廢則學而不思則罔夫子曰嘗言之矣

君子章全旨

此表君子純心之學以勉人專心于道之意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合參子曰君子之為學也終日圖維謀得乎當知當行之道而已初不謀得乎食為養生計也然食之得不得不係于謀不謀如人之耕以謀食也因不求餒然豐凶難必餒在其中矣人之學以謀道也因不為謀祿然學至君求祿在其中矣學有得祿之理如此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初不以得祿之故而學也君子唯知道之難能亦難盡憂不得乎道而已至祿之不得而貧焉則豈以為憂哉惟憂道不憂貧所以謀道不謀食也君子純于道如此析講雙峰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蔡氏曰謀者謀其得憂者憂其失陳氏曰憂之深然後謀之熟○語類上下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學也云云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而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非憂貧而學也○陳新安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君子之學只是謀道更不謀祿而祿却在其中然祿在其中者理固如此而君子之心

則是為憂道而學非是為憂貧而欲為學以得祿也須知此作三折看方不淺看了君子。憂在謀先耕也。可不重起下。祿在其中句。

知及章全旨

此章言學之全功。欲人由已至而求其珠至蓋德愈全而責愈備也。作三頭兩脚看。以學字作骨。知仁所以立其體。和禮所以致其用。體用兼備乃為全學存疑不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未之不盡亦有所未備也。聖人教人本意不過如此。蒙引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當內外本末兼修方是知及仁守則理得于心矣。不莊是形于身者猶未也。知仁而莊。莊則形于身者無愧矣。不以禮則見于事者猶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處。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參通義子曰為學貴有全功。如資質明敏學問功深于修己治人之理其知足以知之矣。然必心德之仁力行其所知而能持之永久則其所知之理乃自然在我而不失。苟仁有未

全而私欲橫生工夫間斷不能守其所知之理雖此理已知而得之終非心德之真也。必至于失不能寔有諸已矣。則知及尤須仁守矣。

析講知及之知為君當仁為子當孝之類。仁以守言乃力行之仁不能守只是私欲間斷雖得必失只就知上說个得能守則所知者方為我有。仁不能守之猶云不能仁以守之非已仁而又不能守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做此。

參存疑。若夫知及之而又仁能守之則德成于己而本本立矣。然君子之學內外合一者也。苟于臨民之時不能莊以涖之而衣冠不正瞻視不尊則民不見其可畏而不敬矣。夫不能作民之敬則其德未能形諸身也。此知及仁守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

析講朱子曰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如意誠莊不莊動不

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教情而辟之類
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而是新民工夫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
以禮乃其氣象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
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泰淺說至於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涖之則形于身者
無愧矣然君子之學本末兼該者也苟于動民之際不能節
之以禮而凡制度文為設施厝注所以鼓舞作興之者未協
于大中至正之極則禮讓未臻能使民敬而不能使民化是
修己治人終囿于氣象學問之偏其道理猶未至于盡善也
此知及仁守而莊涖之者又貴動民以
禮也德愈全則責愈備君子可不勉哉
析講知及句提起仁守是踐知之實莊涖動禮又會仁之全
首節四之字指理言下涖之動之一之字指民言○動民主
化民說凡條教號令緩急輕重之得宜是皆本仁中之天則

是謂之禮禮字屬我不屬民不是使民循禮是我循禮以動
民○薛紫溪云動之以禮即是齊之以禮古人明德便新民
故治化之偏亦皆盛德之累也不可如常說以化民作細行
說李九我云動民不以禮亦在君子身上說與知仁莊涖一
例○不莊涖亦是心體放逸處便見不能仁守末節知及三
句覆括一番極有意味言雖知仁莊涖相須不偏而動民猶
不可無禮乃見學問醇備處動以出治言禮即齊之以禮之
禮就動說如議禮制度布政行令皆有大中至正無過不及
之則是曰以禮于此少偏是于成物處
猶有疵漏非仁智之全故曰未善也

君子章全旨

此章言觀人之法見君子當觀其大小人當觀其
小語意兩平但畧有抑揚耳觀可字自見大受小
知俱以事功言大兼才德小不過才技之末耳不可
以才技分大小知就外所得見言受就中所承當言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
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可取。

參存疑：子曰觀人，當于其大，不當于其小。君子所務者大，而于小事或不屑理會，故我不可以小者知之，而可以大者為彼承受也。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小人太節本無足觀，每于小者致意，蓋不可以大者為彼承受，而我但可以用君子小人之者，辨別不可不精，而任使不可不當也。

析講：朱子曰：一事之能否，不足以見君子之蘊，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小人一長之才，亦可器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大如綱常大道理，宇宙大責任，輔世長民，大事業，托孤寄命，大節操，皆是。小如米鹽錢穀一技一能之類，皆是。長于大，而短于小，不失為君子。若短于大，而長于小，是亦小人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以辨也。故曰：此言觀人之法。○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與庸劣陋惡之小人不同。王觀濤曰：不是君子限定不能小事，君子或有不屑于小者，亦或有兼長。夫小者，但此俱不足以見君子。惟大受方見君子。大受小知俱以事。

功言

民之章全言

此章總是勉人為仁之意。上言仁之甚，見于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于人，益見其所當勉。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一。

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參序：子曰：人知民賴水火以生，而不知仁尤為生生之理。是民之于仁之切也。更有甚于水火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死夫水火，吾見有蹈之而死者矣，猶有時而殺人至。

于仁未見蹈之而死者也。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析講：存疑甚，字有三意。水火外物而仁在己，是一意。無水火不過害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二意。

當仁章全旨

此章勉人之勇于為仁，重一當字。不當字，不讓只是當字之義，非當而又不讓也。若說自家力弱，氣阻，讓有氣力者去做，便是讓便，是擔當不勇。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參序子曰：學莫要于為仁，須擔當之以為己任，而勇往直前，以圖之，不宜因循退托，而遜讓于人。雖師亦所不讓焉。况他人乎？蓋仁原自有，而自為之，固不可讓而亦無得而讓諸人者也。

折講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詞。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于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于有為者發。蔡氏曰：如顏之請事曾之仁，為己任便是當仁不讓。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處說，這般處須着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的事，所說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小讓

君子章全旨

于師甚言當仁之宜勇也。不曰父兄而曰師者，蓋師是己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讓焉，其擔當可知。此示人以應世之則也。貞與諒皆固守，意猶在正，與不正之間，正而固便是貞，貞而不正而固便是諒。正與不正只爭个見理不見理耳。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守，諒者不易諒則不擇理之是非必要如此，則有固必之意。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令參子曰：人固貴于持守，然有見于理之正而不易其守者，貞也有固守而不知理之是非者，諒也。君子之應事審時任理，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固守一歸于正，如是其貞焉耳。不為必信必果，不顧義之所在，徑徑然執一己之小信而諒也。此君子之所以善處事也。

析講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寔非，故夫子別而言之。

事君章全旨

此夫子示人臣以純心事君之道。但看敬字何等專一，不期食之後而自後矣。後食絕無利祿前報。

之念止是純心盡職正是敬處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合衆子曰人臣之事君也君所任我之事爲重必須各敬其所司之事不論事之大小皆當兢兢業業以求稱職至于食有常祿則不必汲汲于此事君之義乃純也荷一心以圖事又一心以計祿則其忠必不盡矣豈人臣純心事君之道哉析講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于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

有教章全旨

此夫子示教人之當公也有無一字相應有教便沒不類了非真無類也有而不計也就教者之心上說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

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參序子曰人性染于習氣固有善惡之類然君子有教則盡人皆欲使之化于善而不復論其類之殊蓋至公之心如此若擇類而教則惡者將棄之不教矣豈君子立教之本心乎析講氣稟有清濁之分習染有邪正之異註中氣質二字當如此分看蔡氏曰有無二字俱就教者立心說習有類性無類教所以復性君子之心惟知以教一其類而已豈先計人之類而以爲有可教不可教之別哉又云無類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于善處

道不章全旨

此示人當慎所與謀也道以行言道路也道德路上人可與謀道德事功路上人可與謀事功謀有同心協濟意所以必須同道此亦太概之詞不專主謀國事上看○彙解註雖兼善惡邪正然重在善不可與惡相謀正不可與邪相謀恐無濟而有害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去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合衆子曰天下之事非謀不定然必道同而後可與謀也若

人品學術之各殊是道不同矣道既不同則趨向分意見別與之謀議必乖違而不合而無濟于事故彼此不相為謀謀事者當知所慎矣

辭達章全旨

析講麟士曰註善惡謂人品邪正謂學術不相為謀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此以達之一字示人以修辭之法○辭兼明道之辭經世之辭聖人之情見于辭只一達字盡之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合衆子曰辭何為而設也為意存于中而托諸辭以宜之也故修辭者意未達必求達意達則辭可以已矣不必復有所加也再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不達矣

析講大意为當世之命辭者徒以富麗為工而反以晦其意故發此辭字須一頓○勉齋黃氏曰達而已矣非通于理者不能達也

師冕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矜不成人自然處自然處即道也道非有名可循而有法可取如遇師即有相師之道推之老安少懷莫不皆然聖人行來不知估起便覺于此見大理流行隨處充滿子張一問深得無行不與之妙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

師樂師替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參序師冕來見孔子孔子迎之方其至階子則曰此階也使其知所升方其至席子則曰此席也使知其知就位及衆皆坐定矣子則歷舉以告之曰某人在斯位某人在斯位使得以伸其敬而知所與言也析講大全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馨以其廢視而專聽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撮記之辭不可又代口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參序師冕見而出子張問曰師耳及階及
席皆坐夫子詳與言之意即道之所在與
析講麟士云言之處當畧斷○翼註子
張之問意其必出于道不是疑其非道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合參子曰然道之所在也是固相師之道如此古者瞽必有相用以持危扶顛今吾詳與師言亦猶行古之道耳不足異也要之即此而推可見道無往而不存
而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矣
析講上節子張問與師言之如此是道與此答云然者是道也然又嫌以無往非道言處故又曰固相師之道也此似推

而自抑之辭新安陳氏曰瞽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
周禮春官太師下太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瞽矇作樂眠矇扶之故俱三百人○眠矇有目者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章全旨

此章見夫子正名分之意蓋在昔者一節伐顓臾之非已斷盡了下因冉有歸過于季而責其過之意耳下分二段看一因冉有歸過于季而責其過之不可辭一因冉有文過于已而責其憂之非所急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與音食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泰集解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魯之附庸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伐之
析講大全蔡氏曰人臣無將將必誅將伐二字是案○記伐顓臾而曰季氏見季氏以魯臣而取其君之屬邑是無魯也

記取顓臾而曰伐見季氏以大夫而擅天子之大權是無王也
也將者欲伐而未伐見其臣尚可以諫而季氏尚可以止也
此記者之書法着意處○按禮記註民功
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于天子曰附庸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通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
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參序冉有與季路為季氏家臣來告孔子曰季氏
將有征伐之事○顓臾蓋欲決可否于夫子之也
析講蔡氏曰冉求之自孔子以此事二子與焉
其心亦有未安者欲觀孔子之意以為何如耳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參序時冉求比由尤用事夫子獨責之曰求顓臾之伐未必
皆季孫之過也毋乃爾是為之謀之過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
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一孟孫叔
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
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
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
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參蒙引求亦知顓臾乃先王封國昔者有周先王封之於東蒙
山之下以主東蒙之祀則其立國有自來而非竊據者比矣
且在魯邦域之中則非敵國外患者比矣况附庸于魯又是
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季氏伐之是蔑先王之命
為邦域之擾攘公室之衛也果以何
者為出師之詞而伐之哉悼亦甚矣
析講提出先王二字把天下大各分所在壓倒他那城二句
俱根先主來論先主之封建是理不可代况在域中勢又不

必伐且為公臣分又非季氏所當代然則字是相本轉下不平對姓名附于魯君貢賦人于公朝故曰是社稷之臣社稷魯君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蒙引附庸只是附大國以自通于天子宜非諸侯所得而臣者及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所定為公家之臣矣○大全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厚齋孫氏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是附庸諸侯耳以諸侯祭封內山川故也○既在境內願與之地固魯地也不消又多一番事○既在公家之臣縱然有罪須是公家伐之季氏如何伐得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蔡序冉有以夫子責之而譏各于季氏曰顯與之伐寔夫子所心欲之吾與由二臣者心皆不欲其有此舉也析講蒙引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于費又是為季氏解欲字正季氏病根子孫憂及患貧寡皆此欲字夫子說

患不均不安直究到蕭牆之憂總以止其欲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警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余淺說孔子曰求子安得諫其責哉昔周任有言曰為人臣者能陳布其匡救之力則就人臣之位不能盡其力則止而不就其位且君之養臣為其能繼繼糾糾也如警者列相以扶危持顛也若聽其傾危而不來持聽其顛仆而不扶起則將焉用彼相者為哉此周任之言也今汝既不欲則當諫諫不聽則當去也析講陳力就有事贊勸有過匡正說引周任之言通重在位當諫意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蓋立言人也○大全饒氏曰危未至于顛故持之使不至于顛顛則既蹕須扶起之○蒙引持危扶顛即陳力之義通此段俱周任言

且爾言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王毀於櫝中是誰之

過與兇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兇野牛也柙檻也櫝置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一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合衆曰爾言二臣不欲此言過矣夫虎兇不在山而逸而出自于柙龜主不在外而毀而毀于櫝中是誰人之過然是在典守者今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

典守者也季氏有過爾安能辭其責哉析講周任二節一直說下言不欲則當諫諫不聽則當去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矣總見不可歸咎季氏意蔡氏曰爾言過矣謂二臣不欲之言以為得辭其責亦已過矣下引喻以明不得辭其責○存疑過矣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下是行過○虎兇出柙喻季氏喻越人臣之紀法龜王毀櫝喻季氏顛覆王府之典章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

為子孫憂扶大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衆有疑冉有因夫子連責他又變遷其說以解之曰季氏欲我顓臾非得已也今夫顓臾城郭完固而近於其費邑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則在我有侵凌之患今若不乘勢以取之恐強大在彼微弱在我後世必將為季氏子孫之憂故早析講勉齋曰冉有此言見顓臾之不得不伐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憂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為司寇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賜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真註只此一憂字生出下面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憂一句來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參直解子曰求君子最惡邪心裏貪利却舍之不計而別為飾詞以欺人底人今季氏之取顯與本是貪欲也求少舍說貪欲而為飾詞曰今不取後必為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析講君子疾夫貪曰欲之直趕到而必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此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註特解曰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顯與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利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參蒙引我看來季氏非為子孫憂也憂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所患不在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不均所患不在財之乏患失上下之心而至不相安蓋貧由于不均也誠使君上卿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享公賦之人臣有

采地之供彼此皆足何貧之有寡由于不和也若均而無貧則君臣之情自相和睦和則君有公家之民臣有私家之民不爭而各阜其有何寡之有和而無寡則上下之情安矣君安于臣無所疑忌臣安于君無所猜嫌君臣相安則禍亂不惟而君保其國臣保其家亦無傾覆之患矣夫國家之治極于無傾而要自均安始此貧與寡不足患而不均不安所當患也

析講蔡氏曰既云有國有家已自無貧寡恤因患而見貧寡耳所以貧寡不足患惟因其患貧寡而至手不均不安其禍有不可言者是真可患也無傾正與下蕭牆之憂相應○丘也二節以修內治安遠人說下節修文德與內治修不同內治修主國中君臣均安言修文德則凡柔遠之道皆在○有國有家雖為魯與季氏言且泛說所聞不唯是成語只是理之當然意蓋均無貧三句是就上一句而申明之○達說此下四節上一節是泛言末二節總是責由求不當伐顯更不重斷季氏患寡與貧間字意貫及下節○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蓋字下又添和傾一字何也蓋和即寓于均安故并及之傾不止于貧寡故究言之○麟士云蓋字申說上文

之詞下三無字解上兩不患也均無貧等蒙引中述亦精然只依文衍發不甚作葛藤為妙此節既足以所聞說則註是時季氏據國六句預犯分崩離析不可入講存疑民盡歸于家君無民矣不均孰甚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民財皆入于私家而君無所有臣雖富而君豈能安君既不安則臣亦豈能獨安故曰不患貧而患不安第一緊要是均和與安皆從此起翼註此人民財用爭則不足不爭則見其有餘無貧無寡皆此意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

扶大音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衆達說大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是則內治修內治修則遠人自服矣故遠人或有不臣則但當布教化明信義修吾禮樂法度之文德以懷來之不勤兵也既來之則安之隨分處置令彼無去心不利其人民土地也這是乘遠能適安定國家之大道也丘之所聞如此

析諸夫如是正指均無貧一均○要兩個字則字兩個字字不勤兵是與下謀動一均對不利其土地人民又與上舍曰欲之患寡患貧對楊子常曰夫如是截故遠人四句截若連看故字便說不夫○翼註來字或內附或外屬皆是不限定是強負而來安之只是使他得所不更去擾他意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顯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衆蒙引今由與求也共相夫子外而遠人不臣服而不能修文德以懷來之也內則公室分崩而歸之私室家臣離析而至子履叛而不能修內治以使之均和安也亦異乎吾所聞矣析講達說此方就我顯與說皆反上意而言今字對上開字看遠人指顯與不妨蓋不屬季氏便是遠人也○左傳昭公五年季氏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一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陽虎欲去一桓冬

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不克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譚陽關以叛

而謀動于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于桓也戈戰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夫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虐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夫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衆蒙○不以德而乃以兵不治內而乃治外謀動于戈于邦域之中自爾而言季氏爲子孫憂也吾恐不均不安內變將作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乎近之處也可不戒哉

析講達此節因其爲子孫憂之言而及之乃論其理如此註不附不和只承分崩離析言于蕭牆之憂爲切蕭牆明其

近猶言患生肘腋一般○史氏曰上節遠人此謀動于戈應指顓臾以其自是一國則曰遠人以其魯之附庸則曰邦內也頗妙○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開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陴氏因孫丁郊乃遂如越

天下章全旨

此章通論天下大勢從有道而及無道又因無道而思有道全是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後二節兩呼天下有道有歸責君上之意○禮樂以敷文教征伐以奮武威天子之大政也政在天下便是有道之天下政在臣下便是無道之天下二個有道大意相同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主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參存疑孔子曰天下理勢而已勢在上則治勢在下則亂彼
先主之時天下有道則五禮六樂惟天子得而制之七征九
伐惟天子得而命之其權自天子出為臣下者不過奉行其
命而已孰敢有變禮易樂而專征伐者乎至後世天下無
道君弱臣強侯國所用禮樂不經天子之制作輒自變易征
伐四方不受命于天子輒自專擅而自諸侯出至自諸侯出
則逆理矣蓋相傳十世少有不失其柄矣諸侯既可專禮樂
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也至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蓋五世
少有不失其柄矣大夫既可專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
也至陪臣亦可專國命而逆理愈甚矣蓋三世少有不失其
柄矣勢必為他人所奪也凡事違其
常者必不可久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析講此節首一句另講下三段疊疊說下方得註中逆理愈
甚則其失之愈速意○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蒙引有
道無道八是言世治世亂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然既出自
諸侯大夫則只為侯國之事不復天子之器故只稱國命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合參以是觀之天下有道則政有所統天下所共尊者天子
耳禮樂征伐既不在諸侯而一國賞罰號令之政柄又何至
下及而在大夫哉不在大夫而陪臣可知矣
析講存疑此因當世列國之政皆大夫出而言也齊
則政出田氏魯則政出三家○政即是禮樂征伐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
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合參天下有道君明臣良治具畢張上無失政則下皆順治
庶人又豈有私議哉庶人不議則庶人而上可知矣吾安得
而生其世也
析講此二節言治世無專政之臣議政之民所謂政與不議
要不外禮樂征伐也議是議禮樂征伐之失當單言大夫上
便該得諸侯下便該得陪臣有道即是首節有道意上無失

政言天子之政在諸侯大夫陪臣也權不正移故不議麟士昭上節存疑解則此節必因天下之政皆不免席人之議而言也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始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見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傳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孔子作春秋正欲反其在大夫者以歸之天子自托于庶人之議云耳

祿之章全旨此章論僭竊之必失惕權臣也言辭又言政者益政去即祿去交互言之也上章戒失權者此章戒竊權者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扶大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

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安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安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參存疑此孔子因前章之言而及魯事曰諸侯總一國之政享一國之祿固其宜也我魯自文公薨襄仲殺子赤以立宣公君弱臣強國之貢賦不為公室所有祿之去也于今已五世矣宣公以後越二世而季武子始專國政政逮于大夫于今已四世矣政逮于大夫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之子孫于今當已微弱矣祿豈能常享政豈能久專乎則上下大分其可儆乎

析講祿指貢賦政指賞罰○大全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寔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即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一月仲殺惡及視其母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集註曰子赤本

公羊傳也。○據註云：此以前章之說推之，則子孫微當作「未」，然看但定公時陽貨已執桓子矣，且玩本文故「字」是「既」事之詞，還作「已」然說，為是。按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文伯季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翼註：故夫猶云「宜乎據上章五世希不失來」。

三友章全旨

此章總見取友之當慎，友字損益字俱主我言，三友字以人言，友直等友字，固是我去友人，也作交字看。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參太全：孔子曰：凡以取友，不可不慎，有益於我者有三樣，明友有損於我者有三樣。朋友益者何？貴善無諱者，直也。昔友之信，建相示者，諒也。吾友之多識，前言往行者，多聞也。昔友之友直，則有過必聞，友諒，則識心日進，友多聞，則知識日廣。益矣。損者何？威儀習熟者，便辟也。吾友之每事阿順者，善柔也。吾友之語言可聽者，便佞也。吾友之友便辟，則不能聞其過，友善柔，則不能存其誠，友便佞，則聞見日流，平下損矣。三益為常情所敬，三損為常情所狎，悅能取益友而遠損友，德何患不成哉。

析講：直就言論上說，諒就立心制行上說，多聞就學問上說，直諒多聞與便辟善柔便佞，一正一邪，一不肖，自是相反，正是欲入反照而知取之，遠之意，註中反對極有意味。

三樂章全旨

此章總見情發之當慎，樂是情之所鍾，最易移人，究竟損益的關頭，只是理欲二字聖人臚列出來，正是要人自擇。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

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

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慎哉
參大全孔子曰人情孰無好樂而樂之有益者有三樂之有損者有三益者何如禮有制度樂有聲容則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人或有益言有善行則樂稱道其人之善而不密口此直諒多聞皆賢友也則樂多集賢士以為友如此者禮樂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定于內善其威儀節奏之文于外道善而欣慕愛悅則為善之心日生多賢友而勸善規過有觀洪之助樂之不巳雖欲不戒其放心以進于道亦不可得矣益矣損者何樂驕縱侈肆以為樂樂安佚玩遊以為樂樂宴逸淫溺以為樂將見驕樂則長傲而不敬不和不矣佚遊則怠荒而忘人之善矣宴樂則狎邪而悞親睦已矣損矣人情之所發其不可不慎也

侍於尊全旨

此章見言貴因時躁者先時隱者後時尊者實然見言語之節胡氏曰此章君子兼德位而言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參序孔子曰君子之人以爲德則盛以位則尊待于其側者不可不慎也若謂默不以其時則有三者之愆焉或言未及之時亦可言也而率爾便言是急遽淺露則謂之躁躁一愆也或言及之之時可以言也而緘默不言是中藏不達則謂之隱隱一愆也或時可以言也又當察君子之顏色言怒從違何如若未見顏色而恣意以言是無察言觀色之明則謂之瞽瞽又一愆也凡由心失存養故語默皆愆可不知哉析講大全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長者當先言不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當言也○按黃氏說或長者當先言或君子先有問則言及之言未及之兩言字是合君子與長者槩說不必專屬君子若而言而不言言三言字則專屬侍者矣○翼註獨言侍君子者以卑承尊則語默之宜皆當聽于尊者而不得自由也○躁隱瞽俱是無心失理之病故謂之愆不可將隱字作不言語之之類說得好深

三戒章全旨

犯之意

此見君子定性之學惟君子德性用事不爲血氣所使始能有此三戒戒者慎禁之嚴制之而不敬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參淺說孔子曰君子平生以理制欲而戒之未發者有三焉三者何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于欲則戒之在好色勝之以理而情慾不留焉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于忿則戒之在

爭聞勝之以理而有忿必懲焉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別無所希而身家之念重矣則戒之在食得勝之以理而早得必思義焉君子隨時而有此三戒所以不為血氣所使而終由干義理之正也
析講大全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之而使之深戒也陳新安曰三戒隨時而有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

三畏章全旨

此章重上節君子邊下節輕畏非空畏是兢兢戒懼定體之而不違也三句平說方得三畏之旨然細玩註仍當以畏天命作主○三戒是邊欲三畏是存理皆君子爲己之學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參大全孔子曰君子之心有所嚴憚而敬畏者三焉三者何天以正理賦畀於人此天命也君子則戒謹恐懼以求全此

理而不敢違也德位兼隆之大人全此天命者也君子則尊之爲師表而不敢易也往古聖人垂訓之言宜此天命者也君子則奉之若若蔡而不敢悖也君子之三畏如此析講大全朱子曰畏天命三字好自聖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慎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知仁義禮智是也不指氣數○蔡氏曰畏者嚴憚之意天命謂性日用之間皆天命流行觸處戒懼惟恐失墜太人行可爲法聖人言可爲則于此皆畏是君子檢心之法朱公遷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于天者而言也顧之則無間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之事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所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參蒙引蓋君子畏大人聖言亦以其知天命之所畏而已小人則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徇欲滅理而莫之畏也不畏天命則不識義理而又何所忌憚哉王大人則不知其當尊且

狎視而慢之矣。于聖人之言則不知其當法。日侮而戲玩之矣。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念敬肆之間而已。
析講大全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于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

生而章全旨

此章是始終勉人為學。只重一學字。生知不易得矣。莫說學知。次于生知。即困而能學。則困知亦即次于生知。此大字是不甚相遠之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參淺說。孔子曰。人之氣質不能皆同。彼生而神靈不待于學。而自能知此理者。此氣質極其清。質極其粹。乃氣質之最上者。

也有生而不能知。必待于講求學習。而後知此理者。是其氣質雖清純。而亦不能無蔽。自其生者而觀之。蓋其次也。有始也。不知學。必待困心衡慮。而後能發憤為學。以知此理者。是其秉質濁多。清少。故多粹少。自其上者而觀之。又其次也。若夫困而不學。冥然無覺。惇然不顧。是乃氣質昏濁之甚。偏家之極也。如此之民。斯為下矣。學其可不勉乎。

析講大全蔡氏曰。知之之字。指義理。生知是最上一等。不可企及。然學知困知。皆可由學以進。于知。雖次于生知。究竟豈終遠哉。必困而不學。纔斯為下耳。困是義理窒塞。難通。學則憤懣奮發。轉來。○張南軒曰。中庸言及其知之。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其始所進之異者也。○上字。次字。俱就氣質言。兩次字。俱對上字看。言皆可與上者同歸也。未見惟生知而後可以無學。其次則必有待于學矣。反同變異在乎人之自勉耳。

九思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之心學。前大件是在心治身之要後。三件是明理克己之功。平日固當存養此心。使常惺惺。及至身心有感尤當每事致思。反求而得其理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合泰孔子曰天下之理無一不統于心君子之學無一不具其心吾見其所思者凡有九焉彼目司視而主之者心也君子視便要看得明不為物蔽于外耳司聽而主之者心也君子聽便要聞得聰不為物壅于內色者心之見于面者也色則思溫而暴厲之不形貌者心之形于身者也貌則思恭而惰慢之不設言者心之聲也言則思忠欲其心川如一也事者心之迹也事則思敬期于主一無適也心之有惑者疑也疑則思問質之師友以求必解也心之有所怒者忿也忿則思難忍而懲也心之易為所動者得也見可得則思義理不抗取也此九者日用常行之要也君子致思如此此思誠

所以為自治之本與

析講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其中○大全朱子曰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譏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要當養之未發之前而持之已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于流而收之于靜則但見其紛擾而無方矣○陳氏曰君子苟未至于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又于子

日思字有工夫在或未感而起念以靜察或既感而隨所值以動觀皆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必有則即目之聰明得之于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感而失其理耳聖大教人思聰思明即非禮勿視聽工夫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存疑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

見善章全旨

此章主淺身經世之說看上面是淺身者故易見下面是經世者故難見以見引起末見重下節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泰大全孔子曰見善則如有所追而不及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切惟恐已不得乎善也則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則如探湯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惟恐已或陷于惡也則不患其或為之矣此惟知至意誠者能之吾見
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見聞相符如此
析謂如不及汲汲惟日不足也如探湯所謂不使加身也此皆自治之事○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先言見其人後說聞其語是所見合于所聞者有欣幸意○存疑註真知二字不是解兩見字乃推原好惡之誠處兩見字輕○麟士云蓋古語也古對今言○上節吾見一句重見上言所見而適合所聞蓋深幸之也下節吾聞二句重未見上言所聞不得于所見蓋深慨之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參直解若夫方其窮而隱居志在致君澤民把將來所以致君澤民之理一一講求豫備于已及出而行義則一而致君下而澤民以此道達之天下而不肯負其生平之志此用舍隨時體用合一之學也吾聞古有此語矣
未見今有此人也聞見不相符乃如此
析講求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也行義只作出仕解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說得重則語意便與達道重複矣道即所求之志也方求則為志達之即為道未見其人有不厭慨慕望見之意○學術不周于世用便非求志功名不根于性天便非達道故曰未見其人○新安陳氏曰前一節方篤信身修未達于用也後一節則身修而推以齊治平之

事體用全而為太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與○
顧麟士云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便是有伊尹太公亦
自無湯武也孔子一生轍環而老于洙泗可見矣
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自是寔語

景公章全旨

此章勉人修德之意景公富而無稱夷齊貧而有稱
可見人之輕重于世者不以富貴而以道德也下
節援詩以証之齊景夷齊只借作樣子莫是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參序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多富貴極矣及死之日民無德澤
指而稱之焉雖富貴奚益乎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于首陽
山之下而卒以死貧困極矣然而
民到于今稱美之雖貧賤何損乎

析講麟士云于今對之且言○孔子以景公對夷齊言者惟
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不問也

滅兄弟之義而但知有國之富乃一死無聞夷齊篤兄弟之
倫至遜國而不顧餓死而不悔乃到今稱之故夫子有感而
言此意亦不可不知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
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
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意首當有孔

子曰字蓋闕文耳太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參序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景公夷齊之謂歟言人
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于異太下古今豈獨景公夷齊也

析講稱之稱其高節正以讓太利而不取也與詩詞相合○
太全馮氏曰夫人必有異于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人其可自同于流俗耶○異以德言

陳亢章全旨

此章見夫子太公無私之心陳亢始終不能知之
也夫子之教門人與教子各因所至而語之固非
有心私其子亦非有心遠其子亢始疑
其厚于子終疑其遠其子見亦陋矣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參序陳亢問于伯魚曰子未父之親也則家庭之間必有異教子亦有異于衆人之所共聞而獨聞之未王者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參太全對曰鯉之聞于夫子者未有異也憶夫子嘗有下日間居獨立鯉趨而過庭下子下鯉可以有異聞之會也子但問曰子學三百篇之詩乎鯉以寔對曰詩未學也子因曰人貴能言而恒自學詩得之益詩本人情學之者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其爲教溫柔敦厚學之者心氣和平則無急躁之失故能言不學詩無以言於是鯉退而學詩

析講對曰未也句虛下二節俱發未有異聞之意然只可平乎彼去到聞斯二者方可定發無異聞一獨立字他日又字

俱宜重看見得此而無異則無之或異可知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參太全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使有異聞亦可于此時矣又但問曰子學經曲之禮乎鯉對曰未也子因曰人貴于能立而恒自學禮得之益禮有三百三十一其序截然而不可亂學之者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其爲教恭儉莊敬學之者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故能立不學禮無以立於是鯉退而學禮

析講蔡氏曰伯魚此言不重詩禮之益全是即詩禮以勝出無異聞意○兩獨立要見可以有異聞之會正是伯魚形容夫子庭訓無異處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合泰由今思之當獨立之時所聞于夫子者不過斯詩禮一者而已此固夫子所雅言以教人者無以異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

之遠其子也

聲遠去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泰序陳亢退而喜曰吾問伯魚以有異聞者一耳而所得者有三聞詩當學聞禮當學而又聞君子之不私厚其子而遠之也所得出于所問之外亢何幸哉析講遠字對親字看亢始曰異聞似有心以厚之終曰遠其子似有心以薄之總是不知聖人立教之公處○大全朱子曰亢以私心竊孔子故有此問及聞其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心之未忘聖人易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私厚其子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按亢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邊

邦君章全旨

此章是夫子正名之意蓋因當時諸侯有以妾為妻者故開口便說今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節綱領

君稱之一句又是下二段綱領兩君夫人俱因君所尊而尊之○君稱之一句是稱于宮中邦人句是稱于本國末二句是稱于他國兩自謙俱不重三夫人重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

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合泰夫子申諸侯妻稱謂之法以實正名之義也曰夫夫人作之始闢門萬化之原况邦君之妻尤一國之母儀非常人比者其於稱謂之際可苟焉而已哉故自邦君稱之則曰夫人言其與已敵體也夫人自稱于君前則曰小童謙言幼小無知不敢與君敵體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治內同君之尊也此稱謂之實于本國者也○國臣自稱已君之夫人于異邦則曰寡小君言其寡德而恭為小君從君之

謙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亦以其能相君而治內國本
 邦夫人之稱也此稱謂之審予異國者也夫以邦君之妻一
 稱謂之間截然不素如此名寔之際可不謹哉
 析講焉厚齋曰是時嫡妻不正稱號不審必夫子嘗言古禮
 如此故記之○首二句提起作一頭下以稱本國稱異邦兩
 對如云夫人自稱曰國謙而國人則因君之尊而尊之稱諸異
 邦曰國謙而異邦則因本國之尊而尊之○按邢疏已國臣民
 稱已國之夫人于異邦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
 稱君曰寡君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
 小君觀此則解作夫人自謙者誤矣

論語卷之八

入歷之曰魯夫人自謙曰寡小君異邦人
 稱之曰寡君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
 小君觀此則解作夫人自謙者誤矣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094